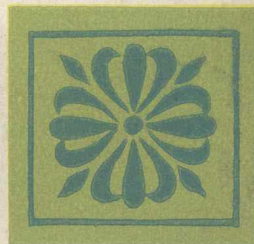


说新书

丛刊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·曲艺丛刊·

说新书

(3)

本社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徐天润
麦荣邦

·曲艺丛刊·

说 新 书

(3)

本 社 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266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281 定价：1.05元

曲 苑 新 花

- 陈毅拜客(扬州评话).....夏 耘 惠兆龙 (1)
茅山接应(扬州评话)···夏 耘 姜 锋 许凤仪 朱福桂 (14)
春梦(中篇评弹).....程志达(执笔) 陆 原 晓 柳 (26)

传统作品选刊

- 再生缘(长篇弹词选回).....秦纪文 (151)

1. 比箭夺婚 2. 看图探师

- 清风闸(长篇扬州评话选载)

1. 皮五辣子当“活宝”···余又春口述 复昌 树之整理 (191)

2. 打肉·····张捷三口述 吴士杰 杨 创记录整理 (202)

- 闯昭关(扬州评话)···费骏良编述 汪复昌 费 力整理 (223)

- 石秀探庄(扬州评话)

·····王少堂亲授 王筱堂口述 徐 舒整理 (247)

- 啼笑因缘(长篇弹词选载).....姚荫梅 (90)

1. 游天桥 2. 访关 3. 遇凤

谈 艺 录

- 夏荷生偕周熊祥四教“踏勘”.....张鑑庭 (262)

- 包公、狄青是人不是神顾宏伯 (267)

艺坛代有名家出

- 忆万人迷……………张寿臣口述 陈笑暇整理 (271)
我的学艺和演出经历……………徐云志口述 汪卓人整理 (279)
江南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花朵……………路 工 (300)

——忆弹词艺术家徐云志

今日曲坛

- 我是怎样说书的……………胡天如 (304)
姚荫梅与《啼笑因缘》……………蒋云仙 (315)
听刘兰芳济南说书……………金 名 (319)
听蒋云仙谈《啼笑因缘》……………周育洛 (323)

创作与评论

编写中篇评弹《新琵琶行》的体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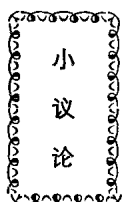
- ……………唐小凡 蒋希均 施振眉 (325)
扬州评话《清风闸》浅谈……………任 千 (333)

曲艺著林

- 我是怎样研究曲艺的(答读者问)……………赵景深 (337)
弹词叙录后记……………谭正璧 (342)
马如飞的唱词……………陈灵犀 (348)
心有灵犀一点通……………蒋月泉 (353)

——记弹词作家陈灵犀

- 平襟亚和他的《三上轿》弹词……………陈汝衡 (359)



对《漫谈扬州评话的艺术特色》的几点意见

- ……………戴步章 (364)

对《辞海》曲艺条目的意见……………饶学刚 (266)

广开才路 增添书目……………振 业 (358)

陈毅拜客

夏耘 惠兆龙

江山半壁烽烟起，尽是血雨腥风，杀敌怒涛风云涌；
疾风知劲草，板荡^①识英雄。孤军一支出泰州，刀光
剑影匆匆，东进黄桥伏蛟龙：沙场军情急，拜客笑谈
中。

长江北岸，黄海之滨，有个海安镇。它是苏北江海平原上东台、如皋、泰州三县交界的一个农村集镇。通扬运河穿镇而过，沿河两岸，店铺林立，大多数是米商粮行。河面上船只来往，川流不息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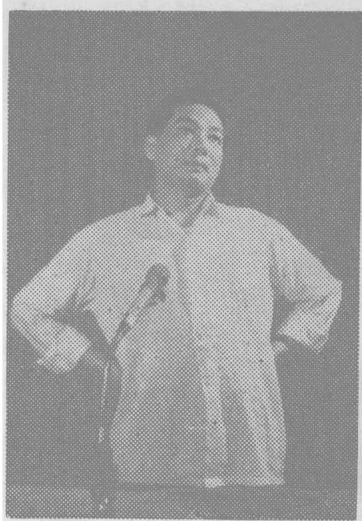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下旬的一天，约莫下午两点钟光景，只望见大街西头，走来一人，此人年在四十上下，身高个大，相貌堂堂，鼻梁上架一副玳瑁宽边深色墨镜，穿一身纺绸褂裤，脚上细麻纱袜子，黑色直贡呢小圆口百叶底单鞋，手拿一把竹骨浮雕绦边洒金折扇。他步履从容，潇洒自如，落落大方。他是什么人？他就是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同志。

新四军东进黄桥，顽固派张皇失措。退缩在兴化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，立即和鬼子勾结，准备密令泰州李明扬的苏鲁皖游击部队，姜埕曲塘陈泰运的税警总团，配合中央军主力，

^① 板荡——古文词，即乱世之意。

以十万之众，南下黄桥，妄图一口吞掉我新四军八千健儿，扑灭苏北抗日烈火。

韩德勤的密令还没有发出，这份紧急军事情报已经到了陈总手中。陈总乘韩德勤的主力尚在东台、保安一旅已经调防的空隙，从黄桥来到海安访友拜客。只见他下了通扬桥，穿过北大街，右手拐弯，进了一条巷子，来到一家门口。这家门口是三层台阶，两根抱柱，一对矾石鼓，黑漆大门紧闭。陈总走上台阶，将墨镜摘下，朝口袋里一放，右手一抬，认定门上的兽头铜环，“嘭嘭嘭”连敲三下：“请开门！”

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只听见里面有人答应，接着“吱嘎”一声，大门开了一小半，从门里伸出一个头来。陈总一望，是个干姜瘪枣的老头子，家人打扮，年已六十开外，满脸皱纹，几根老鼠胡子，稀稀拉拉，因为牙齿掉了几颗，说话有点不关风^①了。他把陈总上下望了一阵：“请问先生找哪一个呀？”

“老人家贵姓呀？我是来拜访你家老先生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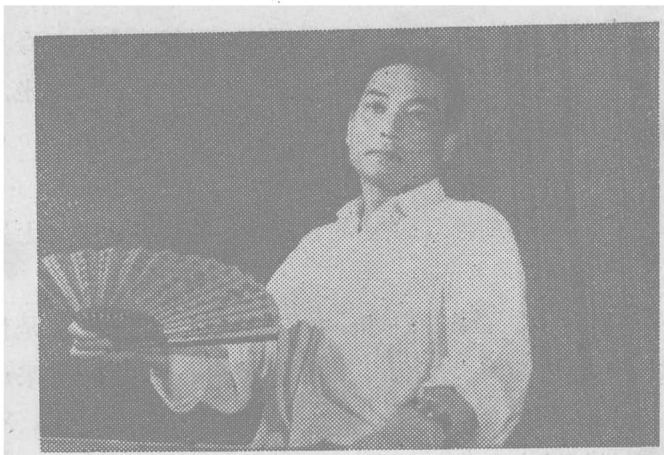
“岂敢。小的叫伍福，福禄寿的福，今年六十六。对不起，我家老爷闭门谢客。”说过之后，头一缩，准备关门。

“慢着！老人家，你要是关了大门，误了我的大事，你是要吃不消的唷！”

伍福被陈总这两句话吓住了，一时掸不到^②来人的深浅，摸

① 不关风——漏风。

② 掸不到——摸不透。



惠兆龙在表演「陈毅拜客」

不清陈总的来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家老爷再三关照，他概不会客。”

“我是例外嘛。”

“他现在正睡午觉，还没有醒。”

“我可以稍等片刻。”

“呃，……他最近心境欠佳，身体不爽。”

“我就是来治老先生的心病的。”

“嗯，他如果怪罪下来，小人吃罪不起！”

“我替你讲情。”

“这个，那个，……”伍福实在找不出理由了，心想：这个人厉害哩！“请问先生贵姓，找我们老爷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姓陈，耳东陈，叫陈毅。你去通报老先生，说新四军的陈司令来访。”

乖乖龙的咚^①，原来是新四军的司令，怪不得这么厉害的！还算这个司令客气的，换个差不多的司令，不容分说，一个巴掌，头要打得飞掉哩！这事叫伍福为难了：进去通报吧，不能。主人

① 乖乖龙的咚——形声词，苏北表示厉害的惊叹语。

已经关照^①，不见外客；不进去通报吧，又不行。来的司令不好得罪。再一想：我还是先到后面禀报再说。“陈司令先请坐，我去回禀老爷。”

“这就对头了嘛。好，我替你看门，你速去速来！”

“就是了。”伍福掉过脸进去了。陈总就在旁边长凳上坐下静等。

且慢，陈总今天来访的这位老先生架子不小啊，他是什么人？此人姓韩名国钧，号紫石。韩紫石是前清的翰林，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，是同盟会员，国民党元老。军阀时期，当过江苏省省长，是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。九·一八事变以后，因不满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，救国无门，一气之下，辞官挂印，告老还乡。

这就怪了。现在韩德勤即将兵临黄桥，军情十分紧迫，陈总哪有这份闲情逸致，去拜访这么一个国民党的老官僚的？难不成^②要韩紫石去对付韩德勤？对，有这个意思。因为陈总晓得，对黄桥新四军有直接威胁的，是通扬运河一线李明扬、陈泰运的两支部队。这两支部队是国民党的杂牌军，经常受到韩德勤的歧视和排挤。因为这样，他们表面上受韩德勤的指挥，骨子里却是矛盾重重。如果把他们稳住了，不但能孤立韩德勤，黄桥新四军也有了屏障，还可以争取时间，放手发展抗日力量，加速根据地的建设，而后北上和南下的八路军会师。那么什么人可以稳住这两支部队呢？韩紫石可以。因他在苏北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军界人物当中威望很高，他出来说了话，李明扬、陈泰运是不敢不听的。陈总事先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还在东进途中，就打算好了。到了黄桥，他把军事部署安排好，就来到海安。考虑到

① 关照——吩咐之意。

② 难不成——难道、莫非之意。

韩紫石是老国民党员，对共产党有成见，工作不太好做，所以亲自出马，登门拜访。

伍福直奔后面。这所住宅不小，前到后有三、四进，外有花园花厅。到了二进厅上，下首躺椅上睡了个人，哪一个？韩紫石。此刻他午睡刚醒，正在闭目养神，伍福到了他面前：“老爷！”

“唔，什么事？”

“回禀老爷，门口有客人来访。”

“我不是关照过了，闭门谢客！”

“说了，那客人说他是例外。”

“你不会说我正在睡午觉吗？”

“说了，那客人说他可以稍等片刻。”

“哦，你不好说我心境欠佳，身体不爽！”

“我也说了，他说他是专门来治老爷的心病的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老爷，你别喊，看来这个客人是回不掉了的！”

“他是什么人，这样不讲理？来了几个人？”

“就是一个。”

“姓甚名谁？哪里来的？”

“来头不小，非比一般，我问过了，他说他是新四军的司令官，姓陈，叫陈毅。”

“陈毅！”听到陈毅两个字，韩紫石一惊，站起身来：“陈毅来了？”

“是陈毅。他说陈是耳东陈……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是。”伍福一吓，不敢开口，垂手落肩，站在一旁。

韩紫石心里有话：哪个不晓得陈毅的陈是耳东陈。他左手倒背，右手理须，在厅上走来踱去，自言自语：“新四军陈毅，久闻

大名，今天居然亲自登门，这里一定有文章。唉，我闭门谢客，就是怕共产党来纠缠，果不其然，来了。我到底是见，还是不见？陈毅来，无非是想利用我的声望，要我出山替共产党办事。这个不行。我如果和共产党合作共事，必将为国民党人所指责。我已是个黄土埋到胸口的人了，这一点党国的气节还是要坚守的。不能见；不过陈毅并非等闲之辈，他文武全才，是共产党的一员大将，前不久在泰州会见二李，赫赫威名，我早就想见识见识他。再则人家从黄桥跑到海安，亲自登门拜访，我把人家拒于门外，于情理不合。怎么办？有了。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等那样，既表明我的心迹，又见了陈毅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就这样。章程想定：“伍福！”

“在这块。”

“见！”

“是。”伍福掉脸要走。

“站住！”韩紫石在伍福耳旁叽叽咕咕说了一遍。伍福连连点头，照着去办了。

一切安排停当，伍福忙得满头大汗，跑到门口：“陈司令久等了。我家老爷吩咐，花厅见客。”

“啊呀，叫我等了好长时间呀！你家的房子恐怕有头二十进吧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！因我家老爷正睡午觉，还没有醒，稍等了一下，请陈司令随我来。”说着，关了大门，上了门，带着陈总，穿过天井，向右一拐，进了月宫腰门，里面是个花园，花园不大，倒也别致，十分清幽，只见：

迭石屏障，曲径通幽，庭院深深几重。挑角飞檐相对出，竹影扶疏竞葱茏。睡莲初醒，葡萄架满，寂寞窗前梧桐。三两树荷兰放白，五六株榴花正红。

花园正中，是一座花厅，高台阶，方屋顶，三面脱空，四面回廊，千层帘半卷，百叶窗紧闭。伍福把陈总领到门口：“陈司令请进。”

陈总步入花厅，只见迎面是两幅白纱帷幃。挑起帷幃，对面是六扇暗红色屏门。屏门正当中挂了一幅中堂，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画的松、竹、梅《岁寒三友图》，两边配着一副对联，是韩紫石自己写的。上一联：“苟全性命原非计”；下一联：“饱看兴亡亦可哀”。陈总一望，暗暗点头：松竹贵在四季常青，腊月隆冬，傲霜斗雪；梅花最恨招蜂引蝶，数九寒天，怒放吐香。这“岁寒三友”，用来表示一个人的骨气。这副对联也配得好：“苟全性命原非计”，是说乱世偷生，并非本意；“饱看兴亡亦可哀”，是说国家将亡，无能为力。反映了韩紫石虽然退隐，仍旧忧国忧民，想有所作为而又无所作为的一种矛盾、痛苦的心情。中堂、对联底下，是一色海梅桌椅。就在花厅正当中，放了两张白木长条板凳，上面搁了一口油漆得乌光锃亮，上有十三朵圆花的黑漆大棺材。棺材前面是一张供桌，供桌上放了个黑漆描金托盘，一块红绸子盖着，里面不知放的是什么东西。棺材旁边放了一张竹藤躺椅，躺椅上睡了一个人，但见他年过七旬，瘦骨嶙峋，高眉寿目，红光满面，颌下一把银须。他穿一身夏布褂裤，胸前盖一条毛巾，双眼微合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。

陈总参加革命二十年来，从巴山蜀水的四川，到巴黎公社的故乡；从南昌城下，到井冈山头；从赣南山区，到大江南北，什么风险都经历过，什么人物都遇到过，什么场面都见识过，唯独今天这个场面是头一次碰到，你看：厅堂上白纱帷幃低垂，黑漆棺材高搁，活人在旁边装死，厅堂变成了孝堂。陈总望望好笑：我不是来拜客的，倒成了来吊孝的了！

韩紫石可曾看见陈总？他早看见了，别看他眼睛闭着，眼珠

子在里面放光哩！此时他内心有话：你陈毅深入敌后，坚持抗日，我举双手赞成；想利用我的声望来跟国民党分庭抗礼，办不到！不怕你的本领再高明，这一套我韩某人早就领教过了。

原来今年春天，大汉奸、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，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儿皇帝之后，要委派一个伪江苏省主席。当时大小汉奸，多如牛毛，对这个可以搜刮民脂民膏的肥缺，一个个垂涎三尺，梦寐以求，无奈他们都是些地痞流氓，投机政客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，他们和汪精卫一样，比狗屎还臭。因此，汪精卫想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来笼络民心。选来选去，就选中了韩紫石。于是乎就专门派了特使，备了厚礼，抬了八人大轿，带着委任状来到海安，请韩紫石出山。韩紫石狠了，他把黑漆棺材朝花厅里一搁，自己朝旁边一睡，老衣^①都穿起来了。当时他准备好了，如果汪精卫硬是要逼他当汉奸，他就以一死来保全自己的晚节。汪精卫的特使跑来一望，见他身穿老衣，就差朝棺材里头装了，心里有话：把这个棺材瓢子抬到南京，说不定还没有到扬州就断了气，只好作罢。今天韩紫石又把棺材抬出来，就是向陈总表明他国民党员的气节，是不会跟共产党合作的。

伍福走上前：“老爷，陈司令到了。”

韩紫石抬了抬眼皮，有气无力的样子：“噢，陈将军驾到，老朽年迈力衰，又偶受风寒，未曾远迎，还望将军恕罪！请，请坐！”

“有坐，有坐！”陈总若无其事，朝旁边椅子上一坐。伍福献茶，旁边伺候。

“陈毅素仰老先生高义，听说老先生贵体欠佳，特地前来探病。”

韩紫石一听，心想：这个巧了，我才装病，他倒来探病了，顺着我的意思来了：“唉，老朽也没有什么大病，何劳将军挂齿？”

^① 老衣——寿衣。

“不，我看老先生脸上气色虽好，但白中泛红，肝火太旺，虚火上升，在我看来，这是心里有病。”

唷喂，坏了！他直接说我有病了，而且话中有话，弦外有音，不能跟他谈病了，赶快言归正传：“陈将军军务繁忙，光临寒舍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一则来探望老先生，二则想跟老先生共商抗日救国大计。”

哼，“共商抗日救国大计”！韩紫石心里有话：你的来意我已清楚，早作了准备了：“伍福！”

“在这块。”

“取来！”

“就是。”

什么东西取来？只见伍福转身走到棺材前头的供桌旁，把黑漆描金托盘端了过来。韩紫石站起身，走到陈总面前：“陈将军的意思老朽明白，这是区区菲薄之礼，请将军笑纳！”说着将托盘上的红绸子一掀，里面露出堆放得整整齐齐、白花花的一块块银元，是青一色的“袁大头”：“国难当头，理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奉上银元五百块，犒劳贵军将士，聊表寸心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老先生慷慨得很哪！不过陈毅的胃口大得很，这五百块大洋，我带回去也不够分派啊！我今天来跟老先生要的是这个。”说着，竖起两个指头。

韩紫石一望：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我再加二百，还是两千？坏了，直接来敲竹杠了，我就是卖房子也来不及啊！“将军莫非嫌少，请明言，韩某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“我跟老先生要两座山，一座金山，一座银山。”

啊！开玩笑，这个我就拿得出来了嘛！“将军笑言了！”

“不，不是讲笑话。我还要老先生把这两座山掇^①在一起。”

“把两座山掇在一起”？噢，我懂了。两个“山”字，重迭在一起，底下一个“山”字，上面一个“山”字，不是“出来”的“出”字？意思是要我出来。韩紫石手一挥，示意伍福退下，复行朝躺椅上一坐：“咳，老朽风烛残年，退隐多年，早已两耳不闻窗外事了。”

“老先生过谦了。”陈总转过身子，指着屏门上的对联：“这副对联是老先生亲笔所写吧？写得很好，‘苟全性命原非计，饱看兴亡亦可哀’，这是老先生的肺腑之言吧？”

“嗯，呃，……”韩紫石噎住了，心想：陈毅这个人厉害。不错，这副对联是我写的，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。现在，国家遭受着空前的浩劫，民族面临着深重的灾难，我并非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苟且偷生。我是力不从心，无能为力，只好将满腔愤懑，寄托在字里行间。想不到他用我的话来回敬我！韩紫石一时无言以对，“嘿嘿，嘿嘿”，只好望着陈总苦笑。

陈总起身，走到棺材面前，用扇子柄敲敲棺材：“这口寿材，表明了老先生的晚节，用它去对付汪精卫，不当汉奸，精神可嘉！可是用它来对付我陈毅，那就错了。我今天又不是来要你当汉奸的！”

“不过，请将军不要忘记，你是共产党，我是国民党，我是个反共分子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我今天就是来拜访你这个反共分子的！我们可以来交换个意见嘛！”

“我们之间信仰不同，人各有志。”

“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，你不赞成也没有关系，我们都可以保留意见嘛！但是，我也请老先生不要忘记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他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，炎黄子孙，

^① 掇(luò)——迭。

主张抗日救国。大敌当前，怎能不同仇敌忾呢？”

“唉，老朽年过七旬，一向忠于党国，怎能在垂暮之年，和共产党合作？”

“老先生的意思，怕失掉党国的气节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对！老先生是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，现在是第二次合作时期，国共两党，应当携手合作，一致对外。如果不团结，搞分裂，那只能是亲者痛，仇者快。至于气节这个东西，它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。大敌当前，消除党派成见，识大体，顾大局，团结抗日，驱逐外寇，收复失地，完成统一大业，这才是真正的党国的气节。对此，老先生的体会，一定是很深的啰！”

韩紫石听到陈总这番言简意明，语重心长的话，特别是那句“完成统一大业”，不由连连点头：说得好，有骨气，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！他想想自己，从前清到现在，大声疾呼，四处奔走，辛苦劳碌几十年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国家的统一，民族的复兴。但是结果如何呢？满清政府，丧权辱国；军阀政府，分裂割据；国民政府，误国殃民，到现在，更是烽火遍地，半壁河山，沦于敌手，一生心血，尽付东流！他回顾往事，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难过，两手撑在棺材上：“将军言之有理啊，眼下山河破碎，将军远道而来，礼贤下士，和我共商救国大计，可我……老朽糊涂，糊涂啊！”

“老先生身居乡间，心忧天下，一片丹心，可敬可佩。陈毅此番海安之行，行色匆匆，没有带什么礼物，这里有竹扇一把，赠送老先生留个纪念，上面有小诗一首，敬请指教。陈毅是个武夫，是拿枪杆子的，不懂诗文，请勿见笑！”说着，把手里的扇子递了过去。

“言重，言重！将军文武全才，如雷贯耳，老朽愧领拜读。”韩

紫石双手将扇子接过，抖开一看，上面笔走龙蛇，写了四句：

忍视神州竟陆沉，几人酣醉几人醒？

坚持晚节昭千古，誓挽狂澜励后生。

前两句是分析时局：外寇入侵，国家将亡，有人清醒，有人糊涂；后两句赞扬韩紫石，说他晚节忠贞，炳彪千古，为国为民，激励后人。韩紫石看了这首诗，心情激动啊：我宦海沉浮四十年，为一个“节”字，讲究一个“节”字，保全一个“节”字。可是在国民党内，从未有人赞扬过我。今天一个共产党的将领，居然对我如此了解，评价又如此之高，真是意想不到，止不住热泪盈眶：“将军言重了，老朽当受不起。”他站了起来，“我虽年迈，尚有爱国之心，只要咽喉三寸气在，定为恢复中华出力！陈将军，刚才老朽无礼，轻慢将军，请到书房小坐，备一杯水酒，畅叙畅叙！”

韩紫石的话还没有说了，忽听远处“叭！叭！”几声枪响，又听街上“哗——”一阵嘈杂之声，不晓得出了什么事。韩紫石正要查问，只见伍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跌跌撞撞，闯了进来：“禀，禀老爷，不，不好了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外面乱成一团糟，听说韩主席的八十九军就要开来海安，到黄桥去打新四军！”

“啊，省韩要打新四军？”

陈总笑笑，从身上拿出一份情报：“老先生看看这个就明白了。”

韩紫石接过来一望，见上面有两个字：“绝密”。心想，陈毅把绝密情报都给我看，可见对我是至诚相待，无比信任的了。他打开来，右手拈着胡须，左手拿着情报，念着念着：“‘据悉，韩德勤准备密令泰州李明扬、姜埏陈泰运配合中央军主力，进犯黄桥。’岂有此理，省韩太不象话！”他再往下念：“‘泰兴的鬼子同时